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 第三十回 平叛寇奏凱回朝 沐聖恩諸將受封

柳元帥班師往京而進，朝廷聞知捷音，傳旨著九卿四相文武各官出郭迎接。侍宴功臣，犒勞諸將。各官領旨而去。那日接著了元帥，柳元帥連忙下馬拱揖道：「本帥何德何能！敢蒙各位大人這般相待，何以擔當？」眾官道：「元帥平西奏凱，我等特奉朝廷恩旨，在此迎接。」

柳元帥謙遜一回，然後上馬，到了館驛頓住軍馬。各官備酒宴，犒勞兵士。柳元帥同眾姊妹俱到五軍都督衙門，周爺迎接入內。夫人命丫環接請八美，內堂飲酒慶賀。外邊四相九卿和帥爺，排設盛筵，大家開懷暢飲。說不盡平西滅寇，許多繁文。酒罷各各辭別回衙。八美在內堂，正在飲酒閒談，忽見小監奉馬娘娘之命，召請入宮。八美不敢遲延，別了夫人，一齊進皇宮朝見。馬皇后賜座，微笑道：「賢妹果然英雄，如今平西滅寇，功勞非校」華愛珠道：「臣妾蒙恩賜德，焉敢辭勞？皆賴聖上洪福一夜成功。」

馬娘娘道：「為何一夜便得成功？姊妹可說個明白。」

華愛珠直把叛賊怎生擒拿情由，細說妖道如何作弄法術，我們險些性命不保，多虧魏烈，駕雲收伏妖道。皇后又問：「那個魏烈什麼人，如此本事？」

華愛珠便把前情細說一遍。且說魏烈那年過繼國太為螟蛉，並被蕭士高謀害的緣故，馬後還不曾聞知，此時華愛珠說出始末，方才明白。即命內侍備設華筵慶賀。那一晚留宿宮內，此夜話文難以盡述。次日五更三點，君王升殿，文武百官朝參已畢。方治忠出班奏道：「今有柳濤奉旨平西，業已班師還朝，現在午門外候旨。」

聖上聞奏，龍顏大悅，即傳宣進來。柳元帥聞宣，至金鸞殿俯伏金階，三呼萬歲。君王御手相扶，賜坐金墩。柳元帥謝恩，方才坐下。天子開口道：「寡人早已看過平西表章，皆愛卿之功。朕思宋文采乃一狂徒，聽信妖言，興兵造反，實屬可惱。今被卿等所擒，朕欲誅此惡逆，卿以為何如？」

柳元帥領旨，即刻將宋文采並驛精囚車一齊推進天子御目細觀，大加切齒，傳旨將宋文采凌遲正法。即著柳元帥監斬。其擊畜驛精，作何處治，該部是定奪。柳元帥奉了聖旨，同指揮官押宋文采出了朝門。來到西郊，洗剝衣服，轟動了滿城百姓，挨挨擠擠，都言叛犯癡思妄想，要做皇帝，擾亂地方，害了許多生靈，今朝碎剝凌遲，大家俱要看個反賊怎生模樣。那宋文采二目睜圓，怒氣沖沖，罵道：「柳樹春小畜生，我與你冤仇難解，生不能啖你之肉，死也要你之魂。」

柳元帥大怒道：「誰叫你興兵造反，擾害百姓，還敢胡言亂語！」

吩咐刀斧手快快凌剝。刀斧手答應一聲，登時把宋文采魚鱗碎剝。明日柳元帥上朝繳旨謝恩，回五軍都督衙門而去。聖駕還未退朝，忽見空中一朵祥雲，冉冉而來，墜下一老僧，在金階上，口稱：「豹頭山法悟，願我主聖壽無疆。」

天子大駭，忙問道：「聖僧駕雲而來，必有事情見朕？」

法悟禪師道：「聖天子英明有道，豈容狐鼠猖狂？已經柳狀元平西奏凱，宋文采業已受誅，但彼時原有微嫌，欲害柳濤，而柳濤乃國家棟樑，豈容被害？以致宋文采誤戮花瓊，柳濤代罪，臣僧若不剖明，終成疑惑。驛精孽畜雖一時錯念，然而有千年功行，伏乞萬歲好生之德，免傷其命。待臣僧帶回管束。」

天子大說，說：「聖僧有此善念，朕豈不從命！內侍速取綢緞十端，紅呢十匹，贈與聖僧，聊表朕心。」

法悟推辭不受，即帶了驛精騰空而起。文武各官，俱皆稱奇。且說柳元帥正在廳上閒談，忽見法悟禪師從空而下，大家低頭迎接。法悟禪師向魏烈笑說：「徒弟，逆畜已除，功勳已見，我今特來取現魔珠。」

魏烈忙將珠雙手呈送。法悟禪師接了珠說道：「徒弟，我有幾句話，須要牢記在心。你為國立一奇功，還有忠肝赤膽，答報國恩；匡扶社稷，方是為臣子之道。」

又向樹春道：「你合平西剿叛，功勞非小，朝廷從此太平，隱魔錘目下無用，可付我收藏。」

柳元帥方才曉得此錘名叫隱魔錘，即忙取出呈上。法悟禪師又說道：「你們列位將軍，徵西勞頓，今已奏凱，朝廷必有封贈，務須赤膽披肝，共扶社稷，勿負我言。」

眾人同聲答應：「謹遵師訓。」

法悟禪師又向印然道：「你已出家，須離紅塵才是。塵緣乃是鏡中之花，休想榮華富貴。今朝同我歸山，苦志修行，日後必成正果。」

印然大喜，願隨師兄歸山。法悟禪師把手一招，空中降下一朵祥雲，命印然立在雲上。自己騎住驛精身上，駕雲騰空而去。柳元帥同眾將望空拜謝，俱各稱奇。那印然禪師回歸豹頭山，苦志修行，到後來亦成正果。以後書中不提。

柳元帥與眾位將軍送了仙師起身，大家入席飲酒，人人皆稱贊法悟禪師的神通妙道。忽聞報說君王賜下太平宴在華德殿，著九卿四相陪侍，請帥爺即刻赴宴。柳元帥連忙上馬而去。那馬皇后又奏明聖上，欲與八美結為異姓姊妹。君王准奏，那日在宮中另備華筵，款待眾姊妹。馬後說道：「賢妹們建此大功，聖上自當旌獎賞齎，與妹夫同歸鄉井。愚姐家中老母年邁，賢妹早晚之間，相求看視，念念不忘。」

眾姊妹道：「國太年已老邁，娘娘合當奏過聖上，接進京中。早晚亦得相見。」

馬後稱是，須待父親服滿，再作計議。說不盡許多言談。宴罷，俱各起身謝恩，馬後又贈了綢緞珍珠，每人賜一對宮娥，命太監送回周府。五更三點，君王設朝。早有九卿四相出班奏道：「昨日聖旨賜宴，著臣等陪侍功臣，今日柳濤謝宴，在午門外候旨。」

君王下旨，宣柳濤見駕。其餘諸將一概免朝。柳元帥聞宣，來至金階，三呼萬歲：「臣柳濤何德何能，敢叨聖上洪恩賜宴，粉身碎骨，不足以報答君恩。」

天子道：「叛賊興兵造反，皆虧愛卿剿除，法悟聖僧收伏孽畜，功勞不校」柳元帥道：「此乃萬歲洪福齊天，鼠畜焉能展翅！」

便把兵糧冊與功勞簿一並呈在御案之上。天子龍眼觀看，大悅道：「卿家平西勞頓，與同隨徵諸將，免朝一日。俟朕行降旨，授封官爵。惟表印然禪師乃屬僧家，例難授職，朕又難於置之不顧，卿當代朕裁之。」

柳元帥啟道：「印然雖平西建功，本無心沾恩受職，昨日同法悟禪師已經同歸豹頭山，免勞聖上隆恩。」

天子聞言大悅，捲簾回宮。樹春退出朝門。回歸都督衙。大小官員，哪個不來趨奉？都說平西剿寇有功，天子十分隆寵，我等豈可輕慢！就是八位女英雄，與皇后娘娘結為姊妹，非同小可。所以各官極意奉承，今日這位官員請酒，明日那個老爺邀宴，這些各官夫人們，迎請八美赴宴，亦是如此，流連不斷。閒文丟開，不必絮煩。且說萬歲回宮，馬後奏道：「臣妾追思宋文采興兵造反，不得安寧，多虧柳濤同八美諸將剿除有功，方得太平。還須獎勵有功之臣，使諸將得沐朝廷之恩。」

萬歲大悅：「朕思柳濤委實功勞意欲封他平西正國王。八美未便封其官職，各賜金珠綢緞，一人一重官誥，齊賜與柳濤為妻。卿意何如？」

馬後謝恩，口呼：「萬歲，聖恩風極。臣妾追思老母，曾繼過魏烈為螟蛉，與臣妾乃是姐弟之稱，但不會面，如今收伏妖怪在京，未曾授職，伏惟陛下宣進宮，與臣妾一見。故此冒失奏聞。」

聖上准奏即傳旨到都督府，宣召魏烈。魏烈奉旨進宮，先見君王三呼萬歲，然後再參馬娘娘。聖上大悅，賜坐錦墩。馬娘娘鳳目觀看，見魏烈一表非俗，氣宇軒昂，心中歡喜。君王問道：「卿家怎生上山學法收除妖道？可說與寡人知曉。」

魏烈啟道：「臣父魏志賢，職授知縣，臣兄魏光，與臣俱守書香為業。蒙國太不棄，繼臣為螟蛉，遣臣往杭州柳府問安。被蕭士高謀害，將臣屍首撇在郊野。叨感法悟禪師，救回豹頭山收留為徒。那夜打發臣下山，贈臣現魔珠一頭，捆仙繩一束，收除妖道。皆托我王洪福齊天，臣有何功？」

天子道：「卿家既螟蛉於國太，即為國舅也。你兄現今何在？」

魏烈奏道：「臣父欺君罪大，禍端原由宋文采行刺花瓊，陷害柳濤，臣父明知冤屈，不忍害用無辜，將臣兄換出柳濤代監。今已蒙恩赦出。」

天子道：「據卿所奏，朕已明悉。但思你父職，任有司，不應於中舞弊，有乖國法，即該部等官，失察之罪，亦屬難免。朕今根究起來，若輩俱要問罪。然而卿父無私不舞弊，若不放柳濤出來，刀兵擾亂，幾時得休？恩寬你父母，毋庸議論。」

魏烈叩首謝恩，馬後道：「我母年已老邁，全仗吾弟膝下承歡，愚姐在宮，也免憂愁。」

魏烈稱曉，即辭別出宮，回歸周府。過了三日，朝廷降下聖旨，柳元帥忙排臨時香案，同諸將跪接，差官開詔高讀：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「茲爾文武狀元柳濤，平西剿叛，為國勤勞，今封為正國平西王御弟，著即起銀鑾殿，並賜黃金萬兩，彩緞千端，貓兒眼十粒，移墨珠一顆。華愛珠等志擒叛賊，亦有奇功，但婦女例難受職，且與昭陽馬後認為姊妹係屬國戚，並有八美圖招親在先，自當共成花燭於後，各贈冠誥一重，還鄉祭祖。上則追封柳氏三代，下則柳氏子孫世襲乃職。柴君亮楊晉蘇保等，俱授總兵之職。魏烈收除妖畜，功勞另論，賜以定國將軍。方天和加升一級，以光聖典。隨徵諸將，降服兵丁，著兵部收管，以後戶等職授之。糧食等物，散給眾兵諸臣；有妻者妻隨夫詔；未有妻者，俟婚配之後，請旨誥封。宋文采乃屬花瓊之教習，例本還原；花也成並不約束其子，養留叛國之人，花也成合應問罪。姑念子遭非命，花也成平西有功，將功折罪。行文知照地方官，將花瓊一案，改為宋文采兇犯，與其結交成殺。該員魏志賢承審不實，例有處分，姑念魏烈平西有功，從寬恩赦，欽此謝恩。」

樹春與天使見禮畢，天使相辭回朝覆命。將聖旨供在香案，然後收拾。所賜黃金彩緞，貓兒眼，移墨珠等物，大家歡喜。俱受皇恩，均霑雨露。工部尚書遵照旨意，連忙擇地興工，起蓋平西御弟王府。再說都督周元棟與夫人商議道：「我想瑞雲女兒，年已及笄，未招佳婿，下官看那魏烈，人才出眾，更兼又是皇親，我意欲招他為婿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」

夫人笑道：「相公你主意差了。自古道姻親匹對，卻要門戶相當。我們與他天差地遠，他是個皇親國舅，鴉鵲難與鸞鳳為群，說也罔然。還是不要提起為妙。」

周爺道：「我看魏烈品格清奇，又是當今國戚，故有意招他為婿。若然較之門戶相當，他的父親七品前程，我是五軍都督，還是我的門戶高得多了。」

夫人道：「相公雖只如此打算，倘他若不應允，反覺沒趣。」

周爺道：「不妨，待我與平西王相議，必定妥當。」

即來至外邊與柳千歲明說此事，柳千歲就向魏烈說知，魏烈道：「千歲，此事從後商量，小將父母在家，還有國太繼母，不知為子在外不告而娶，有乖罪名。決難從命。」

平西王點頭道：「這句言語，卻也極是。只是回家稟知父母，再行請命，奈山遙水遠，要耽擱日期。待我奏聞朝廷，請了旨意，然後完了花燭，一同回去，那時父母國太、皆不能計論也。」

魏烈道：「但憑千歲裁處。」

平西王大悅，次日奏上一本，聖上准其奉旨完姻。周爺連忙擇選日期，到了吉日，那些官府都來送禮賀喜。都督府懸燈結綵，大吹大擂，外廳上排設華筵。款待各位老爺，內堂上夫人陪伴眾位美人飲酒。此夜魏烈與瑞雲小姐洞房花燭，說不盡二人枕邊恩愛如山的事情。再說華愛珠次日向眾姐妹道：「我們拋離家鄉已久，念已平西奏凱，共休君恩。朝廷已有還鄉的旨意，須索早回故土以免家中懸望。賢妹們意下如何？」

田素月道：「論來必須歸家。但想那日不辭而行，如今有何面目回歸鄉井？」

華愛珠道：「那日雖然不別而行，我們不是跟漢子逃走，乃是合力同心匡扶國難；如今皆建功勞，又與馬後結為姐妹，歸家之時，誰敢輕慢，就是父母，還要呼喚迎接我們女英雄。」

眾姐妹俱皆大悅應允。柴素貞便與柴君亮說知回家之事，打算還鄉，以免太太懸望。平西王稱是，即寫下家書二封，一封送到家中，一封送到孟家莊與沈月姑。柴君亮原無住屋，著令地方官捐銀為柴君亮買置廳房起蓋府第。地方官那敢違拗，即時帑項興工起蓋，不日完竣。

那花千歲膝下已無兒子，亦即上表辭官歸林，朝廷准奏。即日安排起馬出京，滿朝文武紛紛排宴送行。花千歲各辭謝領情，然後起身回家。八位女英雄，一同進皇宮請了旨意，謝別馬娘娘，馬後備了筵宴餞行，慇懃款待。每人贈白銀三百兩，明珠十顆，犀釵一對，又叮囑道：「賢妹若歸鄉井，我母在家，相煩看覷。另白金錢百兩，寄與我母親，叫她休要煩惱。待爹爹服滿之後，即請旨接她來京。」

眾姐妹答應曉得。少頃宴罷，各皆謝恩辭別出宮。回歸都督衙，夫人另備酒在後堂餞別。亦有一番閒談言語，不必絮煩。且說平西王副駕還鄉，朝廷降旨，令國丈方治忠帶同文武百官，代送至十里長亭之外，備宴餞行。惟魏烈新婚未久，在周府耽擱。因吩咐平西王代為轉運家君，俟滿月之後，帶媳同歸。平西王答應曉得，即登程起身，來至十里長亭，各官遵的聖旨，在此餞行，免不得又忙亂一時，方才起身。沿途百姓，俱皆傳說是奉旨榮歸的功臣爺，好不興頭。那方天和楊晉也奉旨歸家，這兩位老爺是客外之人，故此不說什麼事情。然而既有其人，何無交代，所以解明。要知平西王先到孟家莊如何，且看下回。